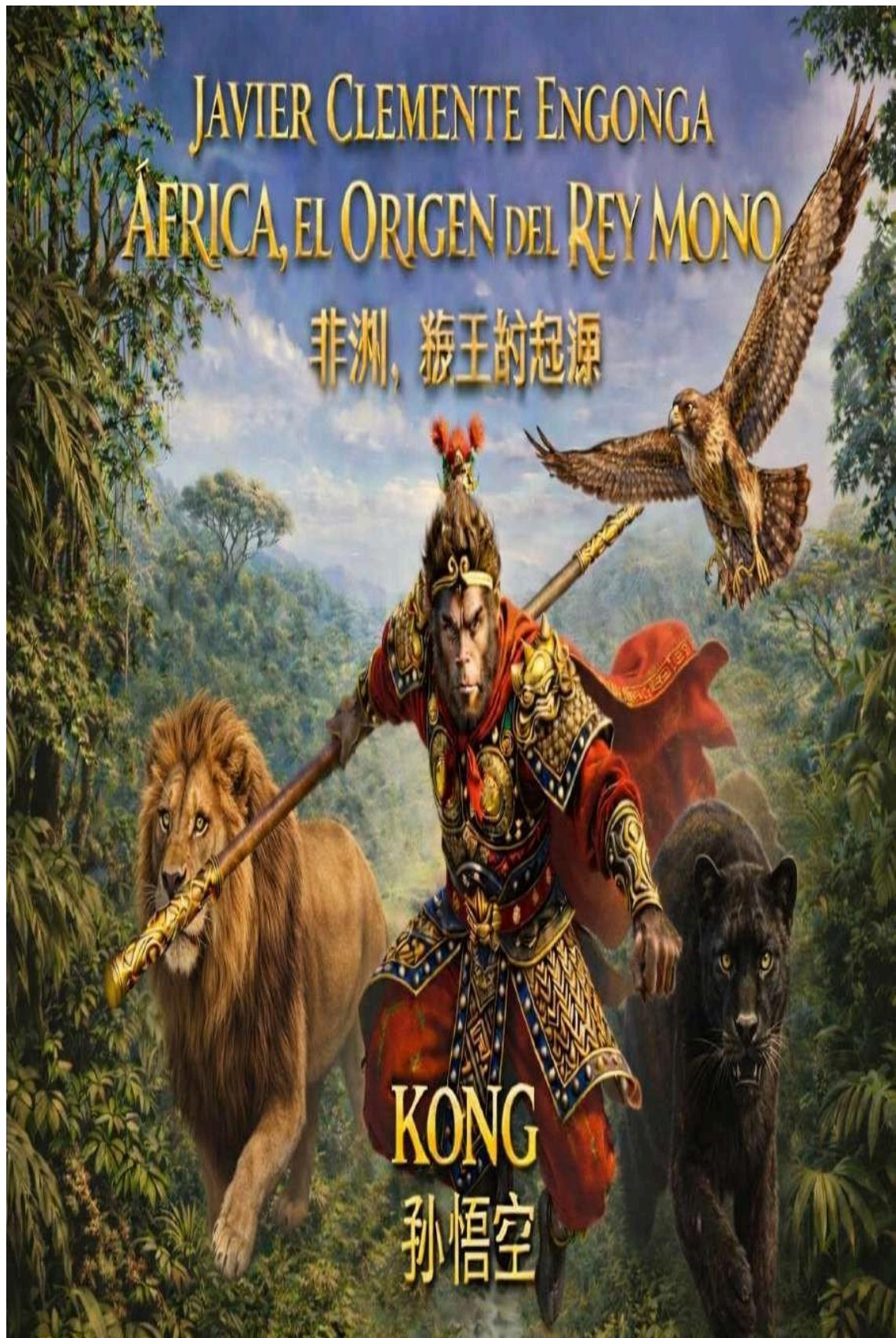


JAVIER CLEMENTE ENGONGA
ÁFRICA, EL ORIGEN DEL REY MONO

非洲，猴王的起源

KONG
孙悟空



文件版权声明:《非洲, 猴王的起源™》。

版权所有 © 2026 [哈维尔·克莱门特·恩贡加·阿沃莫](#)。保留所有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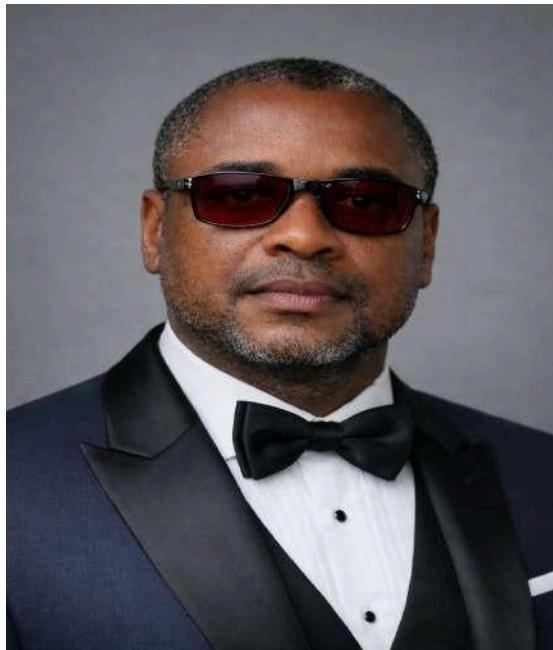
未经作者事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包括影印、录音或其他电子或机械方式)复制、分发或传播本书任何部分, 但评论性文章中的简短引述以及版权法允许的某些其他非商业用途除外。

许可申请请联系作者: [**info@theunitedstatesofafrica.org**](mailto:info@theunitedstatesofafrica.org)

由[非洲合众国™出版](#)。

本作品受国际版权法保护。未经授权使用、传播或复制本书任何内容, 可能导致民事及刑事处罚, 并将依法追究到底。

"非洲，猴王起源™"。



我属于那种只知道自己知道些什么的人，尽管并不通晓一切；也属于那种不假思索就写下、说出内心感受的人。

我是那种多次重生只为做些不同的事的人，每天清晨醒来时，我不会忘记天空的气息。

我是那种每天向生命道别，却依然醒来继续完成任何任务的人。

总而言之，我就是那个终生如一的黑人。」

引言

(当天地间仍流传着那些不愿被统治的君王的故事)

世人铭记那些逝去的君王，纵使已学会否认这份记忆。记忆以轮回为序，而非以日期为界。
当秩序变得僵化，当法律脱离生活，
当"神性"一词不再代表存在，而转为象征王座之时。

此时，古老的力量开始蠢动。它不会立即显现。
先是深渊翻涌。

深水开始躁动。
河流毫无缘由地改变了流向。
动物们梦见沉没的山脉和在海底呼吸的城市。
人类听不见这些梦境。他们早已停止倾听。

向来如此。
每当一位诞生于世界——而非权力——的君王出现时，世界总比人类更早地承认他。

而人类每次都试图遏制他。并非因其邪恶，
而是因为他无法被统治。

这些君王不会被时间消磨殆尽。时间将他们珍
藏。

当平衡被打破得太过分，当天空变得沉重
大地开始忆起往昔荣光之时。

他们出现，陨落，被压制。然后归来。

并非每个世纪。也非
每个千年。

每五百年。这个数字并非偶然。
这是世界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才能遗忘
需要重新记起。

第一位被称为孔。他生来没有王冠，
但世人皆知他是王者，其传奇在东方及更远之地流传不息。

并非因血统，亦非因
家世，
而是因为他能听见他人已无法听闻的声音。

动物理解他。群山认可他。
深海与栖居其中的生灵，以一个不可言说的名字呼唤着他。

但苍穹……
苍穹心生疑虑。

因为康格从不乞求许可。

他未曾区分兽性与人性。他未曾区分神性与尘
世。

他拒绝承认权力需要保持距离。这太危险了。

于是他们赐予他无法选择的王冠，与无法摘下的冠冕。

那并非王权象征，而是被迫服从的
印记。

当特定名字被念出时，

当某些咒语被刻意吟诵时，王冠便会封锁他的意识。

并非要置他于死地。

而是要让他永远铭记谁才是主宰者。

许多年后，其他男人会在另一颗头上重演这个动作，

用荆棘代替黄金，并将救赎

却永远是原型的争执。

那位未曾选择成为国王的国王。

因不屈而受惩罚的国王。他们还赐予他权杖。

一根丈量世界的权杖。

不是用来统治人类，而是用来平衡

力量。

因为这些君王并非居高临下统治，而是居于中心统治。

而中心位置永远令两极不安。但即便王冠与惩罚也未能奏效

。

孔——以及所有生来统治世界的真正君王——都被绝对秩序的形态所禁锢。

躯体永恒静止。意识永恒觉醒。

五百年。

五个世纪聆听世界运转却无法触碰。

五个世纪，目睹人类遗忘水亦是王

国。

因为曾有一段时光——在创伤降临之前——

非洲还记得世人遗忘的真理：

神圣之物亦栖居于大地、丛林与水下。

存在着沉没的城市，也存在着天上的王国，没有王座的王国，
智慧不仰望苍穹，
而是凝视深海与密林。

殖民主义不仅掠夺了土地，更涤尽了记忆。

将档案称为神话。
将古老科学斥为迷信。更让水下世界陷入沉寂，
只因无法掌控。

但海水不会遗忘。丛林永不沉

睡。海洋不会遗忘。根须永不消
逝。

而诞生于世界的君王
他们总是先倾听深处的声音。

因此，当孔的名字再度流传
——并非在言语中，而是在梦境里——那
并非征服的宣告。

而是警世之音。

世界不需要救世主。它需要的是记忆。

动物们知晓。水流知晓。
大地也心知肚明。

唯有人类仍在犹豫。

这个故事并非始于金刚的行动。它始于世界再次谈论他的时刻。

因为每当失落之王归来，他并非为统治而归。

而是为了发问：

你们可还记得，在加冕之前
， 在苍穹闭合之前，
在忘记你们也是丛林、天空和水之前？

序言

(从天空无法统治之处所见)

我不属于统治的天空。我属于**连接的空气**。

从这里——但并非太高处——世界并非等级，而是**脉络**。

山峦并非高耸。河流并非低
洼。万物皆是相对的距离。

因此我看见了孔
在人类重新呼唤他的名字之前。

当世界变得紧张时，空气最先察觉。气流变得笔
直。风不再漫游。这**绝非自**。

秩序偏爱笔直的线条。生命却**然**。

恰在五百个周期前
, 空气开始乖巧顺
从。

那时我便知晓
某种古老的力量再度被禁锢。

失落的君王不会被人追寻。它们**会被体系发现**。

并非因其威胁王座，
而是因为**他们扰乱了意义的分配**。孔从来不是力量问题。

而是方向性的问题。我亲眼见证他的诞生

。

那并非人类的诞生方式。

当大地决定重拾一种既非野兽亦非人类的形态时
，它便出现了。

我没有靠近。

生而如此者
不该被居高临下地审视。但空气为他敞开了怀
抱。这已足够。

当苍穹决定介入时，它并未如暴风雨
般降临。

而是降临为一种手段。首先是王冠。

并非为荣耀他，而是为
禁锢他。

这顶冠冕不割裂血肉，却扼住良知
每当有人认为秩序必须强加时。随后是惩罚。

不是死亡。永远
不是死亡。

而是停职。

五百个周期远离运动，却永不忘却记
忆。系统终将学会。或自以为学会。

禁闭期间，我展翅翱翔。

飞越被砍伐的丛林。飞越被
渠化的河流。
在被许可划分的天空之上。我看得清清楚楚

：

世界不仅在遗忘
孔。它正在遗忘
他从来就不是普通人。

既非君王
。亦非
神明。

桥梁。

当空气再次打破常规，我便知晓轮回又将重
启。没有预告。

系统从不预告故障，只知本能**反应**。

人类尚不知晓，但苍穹已重新计算。

并非因为孔回来了，
而是因为它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心不在焉。无法
掌控。

这正是天界所不容。

我不追随孔。我不追随

任何人。

但当他移动时，轨迹便改变了。

动物们抬起头。水流改变了脉
动。丛林不请自来地重新低
语。

而空气——我的家园——重拾
它最爱的错误：
偏离正轨。

这个故事并非始于孔的行动。

它始于世界
再也无法假装一切安好之时。

从这儿往上看——但别看得太远——我看得清
清楚楚：

天穹终将再度试图封锁中心。

而康
将不再合而为一。

这才是改变一切的关键。我将低飞

。

在系统视线不及之处。在仍可

选择之地。

第一章

我记得在醒来之前

我并非猛然惊醒。

真正沉浸其中的人不会这样。首先，重量回来

了。接着，水声传来。

接着，比声音更古老的东西：

压力。

那不是疼

痛。是深

邃。

历经五百个轮回，我学会了分辨它们。痛苦催人逃

离。深邃要求沉默。我身处两者之中。

我不用眼睛看，因为眼睛并非必需。我像河底的石块那样

凝视：通过时间的沉淀。

水面上的世界已然改变。即便在水下也能

察觉到。

水流不再如往昔般低语。

水流变得更快，仿佛在匆匆赶路。这从来都不是好兆

然头。后我听见了。那不是声音

。

而是从深处涌动的记

忆。孔。

并非用言语诉说，而是以形态传达。

一种唯有水才能理解的形态。

我认出的第一张面孔并非人类。那是姆布，那条老鱼。

它并非年岁老迈，而是深谙水底之道。姆布诞生时，河流还记得它的全名。

“你迟到了，”它无口地对我说。

“他们不让我出去，”我回答道，言语与思绪同时涌出。姆布不作评判。水中的生灵从不评判。
他们深知万物终将回归本位。

“地上世界已干涸，”他无声地向我展示，“人们忘记了力量同样流动。”

我看不见城市里的水被驱逐殆尽。我看不见人们筑起高墙阻挡河流。
。

我看不见没有根基的王冠。

“又来了？”我问道。

“永远都是如此，”姆布回答道，“所以你才会回来。”

我记得自己是谁，才想起自己曾是谁。这很重要。

我从未将自己视为国王。我从不这样想。

我自视为倾听者。

因为当我不被强迫戴上王冠时，我就是这样的人。

那顶冠冕依然存在。虽不可见

，却真实存在。

当世界试图祈祷以求掌控时，它便收紧；当世界保持沉默时，它便

松弛。此刻它没有紧压。这意味着

着什么。

我站起身。

并非身体先行，而是意念先行。

水流为我让开道路，因为它依然认得我。鱼儿们毫无畏惧地散开
。

水流如往昔般托举着我。

当我破水而出时，空气显得轻盈得近乎笨拙。喧嚣过
甚。太多空洞的言语。丛林在等待我。

并非如等待救世主那般，
而是像等待一个离去太久的人。

“你变了，”影子里的豹恩古玛说

道。“你也是，”我回应道。

恩古玛是边界的守护者。它从不完全踏入
。

也从未真正离开。

“人类正在遗忘如何凝视，”它说，“他们看见的是形体，而非

存在。“这就是我归来的缘故，”我答道。恩古玛

走近了。

他嗅我如嗅记忆。

"你身上还带着水的气息，"他说，"

这是好事。

说明你内心尚未干涸。

我继续前行。

每一步都唤起某种记忆，而世界已用新名号将其掩盖。我生来就是
猴子。这是真的。

并非因为我低人一等。

而是因为猴子仍记得当身体与思想尚未分离的时光。

当我过于接近人类时，世界便失衡。当我忆起动物本性时，世界才得以

呼吸。它们也明白这点。

飞鸟向我诉说沉重的天空。昆虫诉说疲惫的土地。

树根诉说不再流淌的水。无人要求我发号施令

。

他们只求我倾听。

王冠随即收紧。只是微微一
紧。这也是一种征兆。

意味着在某个地方，有人念出了某个名字，意图重新封闭

世界。无所谓。

我曾戴着王冠归来。

即便如此，记忆总会找到裂缝。五百年也抹不掉真实的

存在。只是将其掩藏。

我是孔。

非人类之王。非天界之神

。

亦非无知的野兽。

我是那重返尘世的存在

当世界忘记自己亦是

水。

而这次，

我并非独自归来。

第二章

水认得我……而王冠苏醒

我重返水中，因为水最先呼唤了我。我并未如躯体坠落般沉入。而是如名字归来般沉入。

水下世界不会向追逐权力者敞开，只会向仍记得如何退让者敞开。

水无声无息地将我包裹。它从未征求我的同意。
。

它从不如此。

在那深处，光线无法主宰。时间亦
然

万物皆以层叠之态发生。

守护者早已苏醒。并非突然现
身。他们始终在那里。

N'Kála，那条如远古溪流般蜿蜒的长蛇，最先将我团团围住。它没有触碰我。它在打量我。

“你气息不同了，”它无舌地说道，“上方正变得沉重。
。”

我并未否认。

“空气会这样，”我回答道，“它迫使事物选
择形态。”

恩卡拉在我的手杖周围盘旋，尽管手杖并不需要水才能存在。

“杖记得，”它低语道，“但你开始动摇了。”

这句话比王冠更刺痛我。

在更深处，压力将思绪化作脉搏的地方，**深渊女神**正等待着我。

它们没有固定形态。有

时是鱼。

有时是带眼影子。

他们早于王冠，晚于起源。

“孔”——他们无声地齐声说道——“你带着喧嚣归来。”

“地表世界在嘶吼，”我应道。

当他嘶吼时，逼我像个男人般说话。长久的沉默。

深处的寂静并非空无。**那是积淀的记忆。**

“这很危险，”随我一同下潜的姆布终于开口道，“每当你变得过于人性化，就会忘记倾听。”

随后王冠收紧。不像从前那
样。并非示警。是真正的紧

缩。

我感到思维被层层围困，仿佛水面之上
有人呼唤我的名字，并非为了提醒我，
而是要**将其据为己有**。

水面开始翻涌。

恩卡拉绷紧了身
体。古神们收敛
了。

"已经开始了，"他们说道。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头，尽管知道那里什么都没
有。从来没有。

"这不是痛苦，"我说，"是消减
。"

因为王冠的作用正是如此
：它缩减。

它将世界简化为等级制度。它将意识简
化为服从。它将国王简化为符号。

要继续阅读本书，[请点击此处](#)。此致，

哈维尔·克莱门特·恩贡加

文档版权声明:《非洲, 猴王的起源™》。

版权所有 © 2026 [哈维尔·克莱门特·恩贡加·阿沃莫](#)。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作者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包括影印、录音或其他电子或机械方法）复制、分发或传播本书的任何部分，但评论性文章中的简短引文以及版权法允许的某些其他非商业用途除外。

如需申请许可，请联系作者：info@theunitedstatesofafrica.org

由[非洲合众国™](#)出版。

本作品受国际版权法保护。未经授权使用、传播或复制本书任何内容，可能导致民事及刑事处罚，并将依法追究到底。

JAVIER CLEMENTE ENGONGA
ÁFRICA, EL ORIGEN DEL REY MONO

非洲，猿王的起源



KONG
孙悟空